

贵州民族
文化文库

贵州少数民族古籍经典系列

彝文文献经典系列·礼仪篇(上)

彝文文献经典系列·礼仪篇(上)

彝族丧祭礼俗经

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 编
罗世荣 王应忠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中国民间文学
中国民间故事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民间故事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民间故事卷

仙客化装与奇幻 汉族民间礼仪俗经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民间故事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民间故事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经典系列



彝文文献经典系列·礼仪篇（上）

𐄎𐄏𐄐𐄑𐄒𐄓𐄔𐄕
彝族丧祭礼俗经

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 编
罗世荣 王应忠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彝族丧祭礼俗经. 礼仪篇. 上. 彝汉对照/罗世荣、王应忠主编.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3. 12

(彝文文献经典系列)

ISBN 978 - 7 - 5412 - 2034 - 0

I. ①彝… II. ①罗… ②王… III. ①彝族—葬俗—祭文—彝族、汉语 IV. ①K892.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3084 号

彝文文献经典系列·礼仪篇 (上)

彝族丧祭礼俗经

罗世荣 王应忠 主编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经 销	贵州省新华书店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印 刷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1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8.00 元

“十二五”贵州省民族古籍抢救推进计划

贵州少数民族古籍经典系列编委会

顾 问：刘晓凯 蒙启良

主 任：吴 军

副主任：刘 晖

编 委：徐 飞 吴建民 左朝刚 陈新宇

主 编：罗世荣

副主编：龙小金 梁学凡 付贵云

编 辑：敖 翔 梁 亮 韩家辉

《彝族丧祭礼俗经》编委会

主 任：杨世聪 陈忠义

副主任：文永贤 王紫琳 王应忠

编 委：王秀平 苏世成 陈卫军

主 编：罗世荣 王应忠

副主编：王秀平 苏世成 陈卫军

翻译整理：王秀平 陈卫军 王应忠 苏世成

审 定：王继超

彝文缮写：苏世成

前言



前 言

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对彝文古籍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那时民族古籍工作百废待兴，人才奇缺，经费紧张，我们还是积极促成彝族的有识之士，把彝文古籍文献巨著《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申报为国家“七五”期间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并获得成功。

《西南彝志》、《彝族源流》、《贵州彝族咪谷丛书》、《彝文典籍图录》、《彝族古歌》等国家级、省级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彝汉文对照本套书、丛书的相继出版，为贵州彝文古籍整理出版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结束了贵州出版史上没有彝文出版物的历史，培养了一批彝文文献翻译专家，推动了彝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步伐。为加强民族团结、构建民族和谐，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十年的彝文古籍整理、翻译、出版历练，使我们的经验积累、人才储备、资料占有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又逢“各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盛世，民族古籍整理、出版的资金扶持力度也在加大，彝文古籍整理、出版必须向分门别类的方向迈进。





随着彝族民间藏书的不断搜集、发掘，彝文文献的精华逐步问世，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近三十年来彝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贵州作为彝文文献最集中、最丰富的省份，整理、翻译、出版专业性、系统性较强的彝文古籍的条件、时机已经成熟。为此，我们从文献学的广意角度出发，策划了《彝文文献经典系列》这套书，内容包括法律篇、历法篇、农事篇、军事篇、教育篇、地理篇、经济篇、礼仪篇、医药篇、诗文论篇、哲学篇、谱牒篇、诗歌篇、谚语篇、畜牧篇、占卜篇、解冤篇、指路篇、献辞篇、史籍篇等二十种三十余本，以彝文原著精选精编、注音、意译对照，文尾注释的体例出版。

这是我们总结近三十年彝文古籍整理、出版经验与教训后的一次尝试，以期在专业性、系统性上有所突破，并争取在国家“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完成。这套书的整理、翻译、出版，应有助于填补彝族古代文明史的空白，丰富中华文化宝库，揭开中国西南彝族历史文化的许多不解之谜。

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

2013年9月28日

序一



序一

小时候在故乡多次见彝族的丧祭礼仪，非常繁复，悲伤中还夹杂欢娱，布摩的念经声抑扬顿挫，听着觉得很悦耳，只是当时不知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此后经历“文革”，彝族的这些活动，被视作封建的“四旧”受禁止。“文革”后，由于其他宗教在大部分彝族地区浸漫，包括丧祭习俗在内的许多彝族风情习俗被挤压，只有少数聚居区仍在延习，但由于布摩的稀缺，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盛典，听不到布摩悦耳的念经声了。

在贵州毕节彝文双语学校开学典礼结束返回毕节时途经赫章停顿，赫章县古籍办的同志送我一本《彝族丧祭礼俗经》（送审稿），并请我作序。当时随手浏览了一下，不那么上心，回毕节后认真阅读，觉得很有味道，同时，开启了记忆之门，引发出一些思考。隆重繁复的彝族丧祭礼仪，蕴含着丰富的彝族文化，而布摩的丧祭经书，又包含着深邃的彝族宗教、哲学、历史、民俗等方面的内容和人文思想，在整个彝族文化体系中，丧祭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较高的价值和意义必须深入挖掘、传承和弘扬。





在威宁县工作时，开始关注彝族文化，只是当时行政事务缠身，无暇顾及。到毕节地区人大工委工作后，虽然工作没有过去冗繁，但还是不能彻底摆脱政务干系，也没有过多时间来学习、研究彝族文化。由于年龄的原因，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担任毕节市彝学会会长，职责所系、使命所系、情感所系，虽年过花甲，也静下心来，试学彝文，对彝族文化进行认真学习，深入了解研究，对丧祭文化有了一些认识。这些年来看过一些彝文译著，其中不乏丧祭类经书，如《载苏》、《指路经》等，但都只是整个丧祭礼仪的一个片断和布摩丧祭经书的部分内容，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彝族丧祭礼仪经译著，此次《彝族丧祭礼俗经》的整理翻译出版，可以说填补了这个空白。彝族丧祭分大斋和小斋，大斋称“洁嘎”，少则3日，多至9日，程序繁多；小斋称“酬煮”，程序简略。本书的丧祭程序仪式，应该是“洁嘎”和“酬煮”的综合。“洁嘎”的有些程序礼仪，还未列入，有些丧祭经也没有选入。当然，主要的礼仪，代表性的经书已列入了。由此，人们得知彝族丧祭文化的丰富，了解到布摩丧祭经内容之广、内涵之深，诸如所反映的彝族人的原始宗教观，人的生死观和对生命的尊重，对民俗及历史源流的回溯等。

赫章古籍办的同志在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对本书的收集、整理和翻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对彝族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弘扬作出了积极贡献，对他们的付出和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对本书的编译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彝文古籍卷帙浩瀚，有许多还散存民间，还需要不断收集和整理，其中的许多布摩祭祀经很有价值，有待继续整理翻译出版，任重道远，让我们共同为此而努力！

《彝族丧祭礼俗经》成书付梓，可喜可贺。借此写上这些，与热爱彝族文化的同胞同仁共勉。

是为序。

禄绍康

2012年7月



序二



序二

赫章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彝族历史文化资源的富矿区之一。春秋时期，赫章属于“卢夷国”的范围，战国时留下了夜郎国活动的轨迹，彝族六祖分支后，乍氏一支先期活动到可乐，继而辗转迁徙去了金沙江北岸。接着糯侯支系又紧步其尘，在距赫章不远的今威宁草海边分做九支德额，以此为新起点，分别深入到今遵义、安顺两市一带和云南的昭通，四川的古蔺、叙永等地。德施支系的一支在与乍和侯两支系差不多的同时进入今威宁和赫章地盘，并在威宁盐仓留下“那娄”的地名。值得一提的是该支系的勿阿纳一支，在约西汉末东汉初的时间，将可乐作为活动中心，势力范围西起今云南省宣威市所在地，东至鸭池河一带，在可乐经营了五代人，分支出四支称“宗氏”的家族，在彝文《丧祭经·朝祭》里留下了“可乐洛姆，是勿阿纳子孙四支（宗）的家园，是吃早饭的地方”的记录。特别是在三国时期，乌撒部的进入，经营了五十余代人，到公元1664年，长达1200余年。赫章临近乌撒部活动中心的今威宁盐仓，不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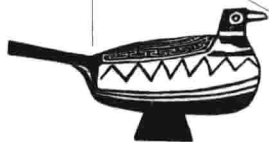




见证了乌撒历经千年的兴衰盛败，而且留下了记录这些兴衰盛败历史的彝文古籍文献。彝文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笔珍稀的可开发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彝文古籍文献曾经或以上万册的数量散藏在赫章民间，因被破坏、损毁、消亡、流失或征集，现在的藏量估计还有近千部（册），这些文献记录涉及哲学、历史、天文、历法、算学、文学、军事、宗教、地理、民族、民俗等多方面内容，以所流传的《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彝家宗谱》等抄本为代表，反映彝民族的发祥、发展、迁徙、分布，与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巩固西南边疆的稳定，维护祖国的统一等情况，形成独具特色的哲学、美学、伦理道德学、教育学等学科体系。

《彝族丧祭礼俗经》仅是卷帙浩繁的彝文文献里的一个分类，但这个分类的包容量非常大，丧祭礼俗，以文献做支撑，以礼俗来展开活动，展示其文化内涵，宣示民族历史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丧祭礼俗与经籍融汇，表现出其文化遗产的母体特性，如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撮泰吉》、《铃铛舞》，就是从丧葬礼俗中脱颖而出的。如果再从这一母体中进行剥离，相信还会有很多文化遗产单项。

《彝族丧祭礼俗经》记录了彝族的人生哲学，刻意表达人的生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树木不枯倒，就遮天蔽日；人若不死亡，大地难容纳。”但是生和死都要一样地风



光，于是丧祭时，要“打牛九十九，把山头染红。打羊六十六，把山腰染白。打猪三十三，把山谷填黑。”《悬洪词》丧祭场面要大，“享受九十牛羊，五件焰花，有五队兵送行，有九份牛羊作献祭，有五个子女为其守孝。”《吉禄札》丧祭是死者生前的最后一项追求，也是子女借此向社会展示其尽孝心、行孝道的一次具体活动。

丧祭礼俗的主体是向死者演示一场人生的一般经历的丧葬仪式。在丧葬仪式中，《那史》是武士旗帜（兼丧祭场挂图）象征，上面画有各种画图，文字说明作为一部分经书，在祭礼时念诵。《新唐书·南蛮·下》载：“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复仇云。”《贵州通志》卷三载：彝人“死则集万人计，披甲胄，持枪弩，驰马若战斗状。”《贵州图经新志》载：“凡死丧宰牛祭鬼，披甲执枪，乘骏马往来奔骤，状若鏖战，以逐鬼神……”《黔记》载：“酋长死，则集千人，驰马若战。”《大定府志》载：“会者千人，骑马若战状。”《贵州通志》等明代以来的汉文献都对彝族的丧祭仪式作了一定的记录。彝家逢有丧事，主人有用草木纸布等搭建若塔亭状临时建筑，内停放亡者遗体或招有早逝者灵魂依附的灵魂草（代表和象征早逝者），以便于为之举行丧祭、悼念仪式。若塔亭状临时建筑，彝语作“翁车”或“额车”或“悬很”等，先由主人家行“曲照”（或称“结照”）仪式，





仪式由称“补吐”的人作前导指挥，布摩随后，布摩之后一人执象征旗帜的《那史》，《那史》之后是四名或八名铃铛舞手，铃铛舞手着象征戎装的红色“骑马裙”，头戴纸竹制的头盔，铃铛舞手之后为数十计或百计或千计持刀枪剑戟与牵牛、猪、羊三牲的称“骂么”（士兵）的人，在“补吐”的指挥下，围着若塔亭状临时建筑及其四角转，布摩念经，铃铛舞手歌舞，“骂么”鸣枪放炮喊杀，象征演武布阵，或转作太极形，或转作鹰翅形等。由主人家进行后，奔丧的各姻亲家至少如法举行一遍相同的仪式。仪式中用的《那史》很关键，象征标志性旗帜，象征演武布阵，或“驰马若战斗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以逐鬼神”，更有尚武与复仇意识的体现。捉拿死者灵魂的“鬼神”多半是远古时期敌对氏族的先人的亡魂。这些“鬼神”也同龙、太极、日、月、星、鹰、虎与奇闻逸事事象图一起，俨然被绘到《那史》上，为了向死者演示一部彝族历史，向死者演示一场人生的一般经历的丧祭仪式，布摩要向死者解释《那史》，即举行《那史记透》（或《通巧铭》）的仪式。

《彝族丧祭礼俗经》记录了彝族宗法制下的民族凝聚力。彝族宗法制曾经存在数千年，嫡长继承制全靠血亲来凝聚和维系，为了加强这条纽带，以“同姓相扶”为主，血亲（姻亲）相扶为辅，与异姓结盟（认家族）作补充，充分体现在丧葬礼俗活动中；由子女、同姓、血亲、异姓结盟而展开



《破死》、《哭灵》、唱跳《悬洪》、诵《那史》，在强调着各自的伦理义务，在表达着民族的亲合力，散发着历史文化的火花。

《彝族丧祭礼俗经》记录了彝族丧葬习俗的差异。彝族丧葬不单是外人熟悉的像氏羌族一样的“实行火葬”，而是“崇白者土葬，吐实楚所兴；尚黑者火葬，哪乍姆所兴”，“埋的不火化，火化的不埋”。《指路经》《云南志·蛮夷风俗》载：“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蒙舍及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297页）西爨及白蛮都是崇白的主体，当然还有林葬、岩葬和水葬的习俗（参见《那史记特》），反映出同一民族的文化 and 来源的多元性即复合性。

《彝族丧祭礼俗经》整合了经籍与风情文化的资源。既有规范的布摩经籍，如编入《迎接布摩（献酒）》、《献水》、《献茶》、《献酒》、《献牲》、《早祭》、《晚祭》、《解冤》、《丧祭》、《那史释名》、《指路》、《破死与哭灵》、《回神》等内容；也有包括口传的《肯洪》歌词等。此前整理出版的几部彝族丧祭经，只是反映了彝族丧祭礼仪的部分内容，而《彝族丧祭礼俗经》则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黔西北彝族丧祭礼俗经的整合译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黔西北彝族丧





祭礼俗的概貌。虽然与古代的习俗比较,《彝族丧祭礼俗经》的文本量,乃至于与之配套的各种礼仪与习俗活动还不足其三分之一,已是经过了大大的缩水。但在经济市场化,信息全球化的冲击下,在主流强势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多重压力下,濒危的彝文化能在这样的时空里发出一束耀眼的火光,仍然能让人窥见彝族丧祭礼俗的历史全貌,显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赫章县从事彝文古籍整理翻译和保护工作的同志,尽管他们个人待遇低,工作环境极其简陋,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对彝族古籍文化怀着矢志不渝的追求,几代人前赴后继,数十年如一日,先后整理翻译《彝族创世志》等数十部彝文古籍,并有一部分陆续公开出版发行。这次,《彝族丧祭礼俗经》成书付梓,实在是一桩值得祝贺的大好事。

王继超

2012年5月8日于毕节文笔山脚





导 读

生与死，是人类永远的哲学命题。于生，是欢乐、福瑞。而死，则与之相反，是悲哀、灾祸，带给人类的是伤痛。这一点，对于人类来说，应该是共同的。对于死亡来说，还有其神秘性和不可知性，在不同种族、民族和宗教中，对死亡的释读，对生命的告别方式，多种多样，甚至是截然相反。这些不同，在不同的丧俗中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一个民族的丧俗，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生死观的反映，是这个民族对于生命态度的体现。特别是其中所行的祭礼，其仪式程序中的每一个细节无不贯穿了该民族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灵魂的认知。

彝族人对于死亡的释读是万物有生有死，人为万物之一，亦如此。但人死灵不死，灵魂永存。死亡，只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魂归三处：一魂守墓地，一魂驻祖祠，一魂回翁摩（祖宗故地）。总的来说，都是和祖灵相聚，这就回答和解释了人死后是否有灵魂和魂归何处的问题，这个回答对于死者及其家人是最好的宽慰和最为惬意的。因而彝族人的丧祭仪

